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惟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詩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載風載生載育特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宋氏曰民人也謂周

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特是

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

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郊禋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葵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禋者配之變媒言禋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被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禋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被除其心周禮女巫云被除鬻浴左傳云被社鬻鼓檀弓云巫先被極皆被除凶惡之義被與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

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加於倣介倣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齋齋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昂也育辰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穀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首為高辛氏之妻妃孔氏曰謂為其後也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

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詎何故但數其母不
美其父周魯何特大姜嫫之廣乎姜嫫之生后
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媯謀巨祓除其穠子
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嫫得其郊禱者是
二王之後得祭元也祀媯謀之首首則有大神
之迹姜嫫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田**
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嫫履巨跡之拇
巨跡媯謀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肖其所生
肖是爲后稷載夙則苦其疾而不遲也○**張氏**
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穠種而生當民生
之始何嘗便有種固大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
異於常物者其取元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
異學者曰耳目之陋而不倍萬物之變聖人則
不欬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詛易不巨爲怪

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嫫出祀郊
禱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嫫見
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
是毛而非鄭欬按史記亦云姜嫫見大人迹心
忻欬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
矣

誕彌面支反歌月先生如達他未反不坿勅宅反
不副乎逼反無苗音夾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禮記居欬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
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

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

先生肖生也毛氏曰姜嫫之子先生者也○

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大羊也從羊

大聲薛宗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逢小名羔未成
羊曰幹大曰羊。王氏曰逢之字從牽从彡。
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
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汝濱孕三年
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二人
焉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搗之是搗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宋氏**
曰居欬猶徒欬也。○**孔氏曰**婦人之生皆子其
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
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
無灾殃無患害天既祐今有身又使之生易是
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宋氏曰**上帝豈不
寧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猶而徒欬生
是子也。

誕寘之鼓反之隘訟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
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
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宣置也腓辟也字愛也。○**宋氏曰**會值
也。○**鄭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宋氏**
曰棘人遁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
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
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
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
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
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遠與人會
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
氏曰姜嫄以玄鳥在月而禮祀在母十月而生
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宣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聲徒南反實訐况手反厥聲載路誕實音蒲。匍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疑。魚極反以就口食。執負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佈佈蒲貝反。禾役。稷。音遂。麻麥。懔懔莫孔反。瓜。疋。田節反。啐。啐布孔反。

毛氏曰膏岳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

匍匍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蘇

六曰岐岐巖疑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執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

氏曰戎菽大豆也。佈佈然岳也。上氏曰枝。旗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

禾則使有行列。穉穉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懔懔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啐啐然多實也。

○**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岳養之事。

○**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岳且大其聲則載

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

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

食者言其稍岳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

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孔氏曰**就

氏曰佈佈穉穉懔懔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

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

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灋之堯聞之

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疑

作疑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菽或作菽

○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奉作奉○說文亦云嗥字讀若瓜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第音弗厥曲草種之苗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粟即有郃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王氏曰草盛曰第治弗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

○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宋氏曰苞甲而

未并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稷漸岳也毛氏曰稷岳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穉也岳樂劉

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

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

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稷其實稷稷狀孔

氏曰左傳云嘉粟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熟貌○蘇氏曰粟不秝也○岳樂劉

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郃姜嫄之國也釋文

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

所治釐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昉

之繼謂若神昉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

神昉○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

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

天幸也殊不知壤紉即能蕃殖粒之大者无過

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

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

之取○**董氏曰**治去豐艸歛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揔之○**宋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孔氏曰**郃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迁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郃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无所考據○**文曰**第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龜筮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郃反維糜音門維芑音越恒古莖反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音壬是獲以歸肇音北祀

云秬亦粟黍但中米異耳秬是粟黍之大名秬是粟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艸糜作藁者同郭璞云藁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藁音糜恒漏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作巨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郃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間管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獲

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
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

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
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畱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
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較蒲末反載燔音煩載
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杼食汝反曰也孔氏曰謂杼米以出
目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杼取出也○**廣雅**

毛氏曰蹂以脫其穗○**釋文曰**釋浙星歷反米也

孔氏曰浙米謂泚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

氏曰釋訓云溘溘浙也浮浮氣也樊光引此詩

孫炎曰溘溘浙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泚米則

有聲蒸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溘蘇

刀反洮徒刀反焯音浮○**鄭氏曰**惟忽也蕭解

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

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牡釋畜云羊牡粉牝

牝也郭璞云粉謂羊曰羝者也是亦以牡為

羝也畜許又反粉符云反牝子即反牝音母較

繼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較自土為山象

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太○孔

氏曰大人云伏牀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大

以王車轆之此用鞞亦伏體較上菩音負又音

倍傳芻初俱反鞞音歷歷俗制反火曰燔孔氏

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剡孔氏曰即今

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

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雝而春之或使人就臼

而杼之○**廣雅**或播以揚其糠○**朱氏**

曰

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爨而承之其氣浮浮然。鮑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屈樂劉氏曰載謀謂十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藝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粢以祀較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因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傳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盥杼曰也。以治切詩云或斲或盥。

印五卽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幾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盛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湑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簋簠尊爵之實也。鞞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宋氏曰臭香也。毛氏曰我今盛言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

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歎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王堯祀者虞實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宋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明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公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復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幾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葦鬼反中厚也周家忠厚仁及州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句養老乞言以成其福。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州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歎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

函風。宋氏曰勿戒止之辭也。公氏曰苞抱

釋也。明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

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

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舞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恐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莫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氏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莫樂皆所以樂于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歛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跛踏之容也。○**鄭氏曰**肆之筵所行莫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梳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 才洛反洗爵酉筭古雅反醢他感反醢
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臠渠略反或歌或
琴五洛反

毛氏曰筭爵也憂曰醢般曰筭周曰爵孔氏曰
謂之筭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醢
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非苴則醢
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
汁故以醢為名其臠汁者自以所用之肉臠鴈
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擣苴禮籩豆偶有醢必
必苴醢人云朝士之豆非苴醢醢是也○**鄭氏**
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臠函也孔氏曰服
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
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
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繫鼓曰琴孫炎云

聲驚琴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
酢主人又洗爵醑容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
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
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

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
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臠酒般既
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
鄭氏曰以臠函為嘉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
作嘉穀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鍤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
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
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
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

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罽弓何休公羊注亦曰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罽弓士盧弓此言敦
弓卽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反
翦羽謂之鏃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
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
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毛氏曰**鏃矢參亭孔氏
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鏃矢三分一在前
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
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旣均○**鄭氏曰**舍釋
也孔氏曰釋謂旣射於矢也○**左氏曰**均徧也
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
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旣奠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
爲奠射於奠於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序賓

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曰**此兩章
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奠射以
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
王肅奠射之說謂奠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
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奠射而後酌酒
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奠
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奠射
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森筭爵獻
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旣射之後亦豈不
可乎歎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美和樂之風以
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旣句古豆反旣挾于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序
賓以示悔

孔氏曰旣句是引滿時也又曰穀與句字雖異

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三京賦曰彤弓斯穀

○**鄭氏曰**射禮措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鏃則已

徧釋之孔氏曰措者挿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

矢故挿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

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

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措三挾一箇謂

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孔氏**

曰四鏃如樹言皆著於鏃如以手植之也王氏

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

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柄不中者也射

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東萊曰**四鏃既均

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

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

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

以為成王則誤矣醕厚也說文曰醕厚酒也大

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

勺五升徑六尺長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為

求黃耆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

以不侮美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

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濃度而為

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歎也○**李氏曰**成王之

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耆也

朱氏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

語如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

壽萬年竊彊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

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

者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者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鮎也。大老

則背有鮎文。孔氏曰釋詁云鮎背者老壽也。

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鮎魚也。董

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

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

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者此

章言蕃者相導左右成王度其登壽考而介景

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

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

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稷所施為但

瑛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

民穀粟不繼饑窮羸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

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

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

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

○**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

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

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瑛於寢旅酬

瑛羸等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

以德執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莫按之間，恩澤克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般，俎實也。孔氏曰：婦俎者，以牲體實之。

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

獻公：今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

棘殺。○**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

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

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莊氏曰**：天

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劬令終，有俶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

氏曰：昭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嘉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

終也。朱氏曰：高劬而又令終，所謂似好德考終

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

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

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

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既醉以酒至高劬，令終皆祭畢而奠，頌禱

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述祭之受

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辰

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

...

時也○**宋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其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

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
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筮豆之物
潔清而美政乎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
不譁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
而森讒匿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
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
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
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烝既飭同意當神
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
類

孔氏曰時謂時節○**鄭氏曰**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祭奠
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
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宋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
子之孝舉奠然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
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密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
路反胤羊刃反

鄭氏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
以達外也○**宋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

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七章此言天被爾祿景命
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
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奇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

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祿胤謂祿及後胤也

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

言祿耳○**宋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

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孔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于春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

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

森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鷺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

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

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

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

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鳧鷺杜溼公尸來燕來寧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

鷺沈鳧郭璞云以鴨而小岳尾背上有文今江

東亦呼為鷺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界脚短

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

云鷺鷥也溼解見穀風○**孔氏曰**鳧鷺言天子

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尸者有

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

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鳧鷺杜溼杜沙謂公尸和樂如水

鳥杜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杜渚杜梁杜壘皆
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杜宗廟等處者皆
臆說也○**季氏曰**公尸來莫來寧言公尸來莫
餒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鳥驚杜沙公尸來莫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
尸莫餒福祿來為干偽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廣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
○**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鳥驚杜渚之與反公尸來莫來處爾酒既滑思汝
反爾般伊脯公尸莫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止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
滑解見伐木

鳥驚杜梁在公反公尸來莫來宗既奠于宗福祿
攸降公尸莫餒福祿來崇

毛氏曰梁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
也○**莆田鄭氏曰**千宗宗廟也○**毛氏曰**崇積
而高大也

鳥驚杜壘音門公尸來止裏裏許云反已酒欣欣
燔炙芬芬公尸莫飲榘有後艱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
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壘注云浩水名
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裏裏和說
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
榘有後艱

鳥驚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千天保音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康氏曰**民杜下之民也人杜

位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

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禮記**：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千十億，適為天子。虞為諸侯，不穆穆皇皇，以

遵成王之灋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茲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絜絜鳥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綵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蕭**

田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

其臨下，絜有然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

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綵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絜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壑許罷反。

鄭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氏**

曰：絜者瑛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丘氏曰

諸侯也○毛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紀氏曰媚愛也○毛氏曰罍息也○李氏曰紀

綱既正黷為杜上與臣下獎飲而樂之○宋氏

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

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萊曰泰

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使友則朋友

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獎其臣臣媚其君此

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

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似罍也方嘉

之又規之者蓋阜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

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

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

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

記曰夏后氏政衰太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

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

微言乎其時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

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耆果

餼音僕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恩輯音

七卷

十一

毛氏曰篤厚也○釋文曰康安也○東萊曰場

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

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稱趙指見靈輒餓為之算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橐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橐底曰橐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于盾也戈句音鉤于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注鉞斧也秘柄也○秘音秘○**宋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密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敘成王○**宋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

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息以輯和其人民而允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夷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郃有疆場積倉為憂人迫逐乃棄而太放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察之蓋自不密於豳于西戎也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歛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

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度既繁既順迺宣而霖永嘆
他安反陟則在嶽負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
王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瑋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盧井
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
兩甑上大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瑋孔氏

曰鞞者刀鞞之名瑋者鞞之上○**鄭氏曰**廣平
曰原厚考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
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霖岳嘆息其舊也

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皆
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
劉帶美玉及瑤并鞞鞞容飾之刀○**朱氏曰**此
章言坐而相士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

王及瑤鞞鞞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
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嶽本又作巖○**東**

宋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賢者所能堪也公
劉陟嶽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
王及瑤鞞鞞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
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觀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
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
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
○**釋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

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京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寗茲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宋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東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不於斯焉○**毛氏曰**觀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七芊反濟濟俾筵卑几既

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餼於鴉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位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賈氏曰**踳踳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氏曰**嘗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豕其羣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餼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餼之君之宗之謂既饗奠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鼻楚

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當典刑廢壞始盡之時暫為詐讓之計猶必立
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濟既岳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軍三軍音井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
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岳矣於
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
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
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
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
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
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櫟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
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數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
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櫟副以
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
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漻其實皆什一○**王氏**
曰前既言既度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
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為既度既繁今所謂僅足
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
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眾爰
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漻自公劉始○**毛氏曰**
山西曰夕陽蒸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
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
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

疏曰幽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澗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
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古木反澗止
旅迺密其籓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迺卿也

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迺其過澗皆布

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籓○**宋氏曰**此章總敘

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澗取材而

為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

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

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

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

復即其籓而居之豳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

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

劉曰芮籓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

涇芮籓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匯也○鄭

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東萊曰**止旅

迺密其籓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

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飴也○洞酌彼行潦音老搨音指彼注茲可以餼

甫云反饋又志反豈夷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

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餼

餼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餼說文

曰餼一蒸米也餼飯氣流也歛則蒸米謂之餼

餼必餼而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以水

沃之乃再熟也饔酒食也豈美君子民之父母
樂以疆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
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
此尚可以饔饔豈美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
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
可以饔饔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
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音雷豈美君子
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
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六我姑酌彼
金罍則饗奠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

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豈美君
子民之攸壘

北氏曰特性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
氏曰壘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美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

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巖養
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
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
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雜自而入不屈體則

風森自而留其為陵也亦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鮑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奭爾游美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適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奭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奭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克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克而成之使

寐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奭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克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寐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暇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暇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成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豈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霖以主百神
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
兩句亦欬

爾受命聶矣第芳弗反祿爾康矣豈美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東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

氏曰第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

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

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

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

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美君子
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

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

翼翼其左右○**鮑氏曰**則濃也○**東萊曰**是詩

雖戒求賢然詠歌以繼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

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

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

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

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

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灋也賢者之

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

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

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

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強仲季友而蕭望之

亦謂強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美君子四方為

綱

毛氏曰顯顯溫貌印印盛貌。**鮑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瑳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間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間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季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間令望矣。

鳳凰于飛翾翾兮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嬀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鮑氏曰**翾翾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嬀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嬀于天子矣。嬀愛也。非邪嬀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嬀于庶人。

鮑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東萊曰**亦傳于天言帝散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帝孔反萋萋七西反。雖雖皆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也。孔氏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萋萋梧桐盛也。雖雖皆音皆。鳳凰鳴也。**鮑氏曰**岡山春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水云觀梧桐璞曰今

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欬則梧桐
一木自○宋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禮記曰庶衆閑習也○宋氏曰承上章之興也
莘莘萋萋則雖雖皆皆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
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
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
莘莘萋萋之盛雖雖皆皆之樂以形容之今王
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允莘和樂
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名公所以欲
成王勉焉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
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
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
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
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
及孝王孝王生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
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名穆
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隳縱詭俱毀反隨以謹隳隳良式過寇虐愾七感反
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
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隳縱詭隨式過

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上危即安太惡從善也○**鄭氏曰**汙幾也康餒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憂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憂也惜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惜不畧明不畧天明也○**鄭氏曰**人未有釋故而妄從人者也維釋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釋縱詭隨釋良之人肅則釋良之人肅而寇虐釋良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示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宋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倂也順倂其近者釋文曰檢字

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為恣則此云枷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艷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艷家之人也釋縱詭隨乃所以謹釋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畧天明苟有而不過其為惡釋所阻極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釋縱詭隨以謹愒音昏愒女交反式遏寇虐釋俘民憂棄爾勞以為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逌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爽離散也愒倂猶謹諱也勞猶功也釋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釋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僇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寐極中也

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

貌苟褻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

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憫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寐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僇俾正敗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憫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

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寐使正猶壞戎

猶女也孔氏曰孫籛云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

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

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寐有殘寐縱詭隨以謹繹音遺繹起阮反式遏寇虐僇俾正反王

欲王女是用大諫

季氏曰國寐有殘言國寐殘敗之眚也○**蘇氏**

曰繹繹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寐正

矣○**鄭氏曰**王琴我欲令女如玉欽故作是詩

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

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百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

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
民卒禪當但反出話不欬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言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禪病也話謔言也管管稷所
依也言誠也○**龜氏曰**卒禪盡病也猶謀也為
謀不能遠圖不知既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稷
聖人之濃度管管欬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
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既如此可不慎
哉吾出話以詰之厲王不以為欬而且肆於民
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既之將
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濃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
苟佞其心既稷聖人矣則矯誣訛偽何所不至
哉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爽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

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夷欬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稷欬泄泄
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懽音亦矣
矣之於矣矣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懽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

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稷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

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

異志也畏王之稷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稷欲害

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蹶蹶五力反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藹

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苦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苦而風之也陳
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蹶蹶猶
警警也芻蕘采薪者○**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
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就女而
謀女反聽我苦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苦
乃今之急事女竊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

曰蹶蹶自大之意苦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
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喪然譴譴虛虐反耆夫灌灌古亂反小
子蹶蹶其略反匪我苦耆莫報反爾用憂譴多將
煇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蹶蹶驕貌李氏曰說文驕

驕舉足高也以及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煇煇

猷猷盛也李氏曰說文煇煇火製貌○**蘇氏曰**

譴譴戲侮也吾天方將為虐李氏曰吾天之將
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耆者知其

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

曰非我耆耄而妄吾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

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

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耆夫自謂也○**孔氏曰**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玉氏曰列子曰曾不發
藥弓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濟才細反驟為夸苦花反毗威儀率迷善

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後

資會莫惠我師

毛氏曰濟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詁

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欬則夸毗者僂僻見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念屎說文作吡蔑霖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霖為僂僻○鮑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善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苦不為飲食而已畏斃故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調贍衆民○

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恣亂霖咨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天之牖民如壞許元反如麓音池如璋如全如取如攜攜霖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霖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猶也如壞如麓音相和也如璋如全

善相合也孔氏曰半全為璋合二璋則成全○

攜取也善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

理以牖民則殺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尚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苦其霖求多也特善攜者以帶上文苦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霖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艷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霖俾城壞霖獨斯患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

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艷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

朱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

屏檄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杜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鞫有不寧矣。宗子維城，吾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欬則垂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患者，全矣。○**東萊曰**：前苦告以為治之本，此章告以為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鞫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未反鞫，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驕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衍，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杜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鞫不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鞫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鞫一物之不體也。又曰杜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吾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杜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苦，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鞫，非堯舜禹湯文成之遺，乃知古人之事君鞫不欬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